

香城十九侠

还珠楼主 著

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青城十九侠

(三)

还珠楼主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青城十九侠(三)

还珠楼主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安徽省庐江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1.75印张 740.66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0册

ISBN 7—5400—0186—0/L·175

定价（1—3集）：9.75元

目 录

- 第二十回 柔情似水苗女传音.....(669)
邪火弥空仙娘失计
- 第二十一回 彩雾笼沙洲 群丑弥天喧蛊语.....(700)
流光照川峡 轻舟两岸渡猿声
- 第二十二回 忧危难 千里走蛮荒.....(743)
傲凶顽 三峡擒巨寇
- 第二十三回 大泽深山 频惊怪异.....(751)
奇人神兽 同荡毒气
- 第二十四回 同是避秦人 异域班荆成宿契.....(789)
别有伤心史 深宵促膝话前因
- 第二十五回 有心弭祸 巧语震凶苗.....(811)
无意施恩 灵药医病叟
- 第二十六回 追逃人 三熊中巧计.....(842)
惊囊子 颜颯种恶因
- 第二十七回 信奸谗 苗酋背德.....(865)
承重囑 捕快泄机
- 第二十八回 指挥若定 深峡藏兵.....(873)
恩怨分明 元凶授首
- 第二十九回 沙飞石走 神虎斗凶獠.....(903)
雾涌尘昏 仙猿惊怪鸟
- 第三十回 蛮徼投荒 苦心寻良友.....(926)
仙山疗疾 无意得丹经
- 第三十一回 往事枪神 故人第宅招魂祭.....(951)
锐身急难 长路关山仗剑行
- 第三十二回 卧薪尝胆 苗峒练仙兵.....(974)
出谷迁乔 蛮山驱兽阵

第二十回

柔情似水苗女传音 邪火弥空仙娘失计

话说众人定睛一看，一个浑身黑衣玄裳的赤足女子，生得容颜美秀，体格苗条，横卧在地面上，宛转呻吟。花憔人弱，越显可怜。只管睁着那一双剪水双瞳，望着元儿大有乞哀之容。南绮气不过，上去踢了她一脚。那女子哪经得起这一下？只疼得玉容无主，清泪珠垂，不禁哀啼起来。音声甚是娇嫩，直觉巫峡吟猿，无此凄楚，越发动人怜悯。休说纪光，连真真都动了恻隐之心，不忍心当时将她处死。

纪光见南绮兀自玉颊红生，凤目含怒。深知苗疆习俗，恐将此女杀死，事情闹大，自己不能在此立足不要紧，爱女回生，必受影响。忙抢上去，拦在那女子前头说道：“诸位不要动怒，这便是聂家的榴花姑娘。诸位仙姑法力无边，也不怕她逃走，且容她起身，问明来意，再行处治如何？”

说罢，南绮尚未答言，榴花忽然戟指怒骂道：“都是你这老鬼，屡次坏人好事。我姐姐玉花，为了那薄情郎，如今已是常年悲苦，生趣毫无，如今又坏了我的事。当我约了玉花姐姐寻你评理时，你如不将我姐妹久困不放，而略开一条路；我师父近两年正在修炼天蚕，不能分身，我姐妹因自己给她丢丑，也无颜前去求诉；那么纵然与你仇共载天，也莫奈你何。偏你得了便宜，还要赶尽杀绝非想置我姐妹于死不可。”

“幸得三妹义儿刺血焚香求救，恰巧正是师父天蚕成道之日，得信即来，将我姐妹救出。本不能轻饶你的，经我再三苦求，才行应允先礼后兵，用两面灵铜隐住法身，试试你们的目力。及见她二人过湖，先时并未看出，后来也只是心中揣测，故意装模作样。

“其实灵铜折光，乃是苗疆天生异宝。只须在天光之下，用两片斜对，便能将身隐去，并非法术。因她二人所指之处不对，引起我们轻敌之心，这才中了暗算。我师娘自成道以来，从未受过挫折。虽然中了一火弹，她有灵药万全回生散，一擦便愈，并无妨害。不过恐我义弟受伤，还有一件事儿未了，只得暂行回山。

“我知此仇一结，你们万无幸免之理，必在今晚子时放出天蚕，将你们嚼成粉碎。那天蚕数有万千，只蚕娘不死，水火兵刃俱难伤它。即使燃化成灰，也能复体还原，由大而小，化身千亿。惟有我们自己人，略知避免之法。”

说时她又指着元儿道：“我因贪恋着与他成为夫妇，二次赶到这里。见你们人多，不敢过来，才在对岸用灵铜隐了身形，假作我师父口气，劝你们投顺。引他二人逃走，再给老鬼留个二人也留一条活路。

“我想他二人纵然无知逞强，老鬼在此多年，我师父的法力威名，不会不晓得。谁想我法力稍差，那千里传音之法不能及远，又忘了口音与师娘不似，被你们识破。一则逃避就要现出真形，容易被来人追上；二则痴心不舍就走，正在打算想什么言语对付，便被来人擒捉。这也是我的劫数。我落你们手内，也不想活。我死之后，你们所受报应定比我还惨十倍。他如能和我稍微亲热亲热，你们虽死，仍能救他一人活命。如得应允，死也甘心！”说罢，泪如泉涌，哀泣不止。

南绮见她连诉带哭，好似受了多少委曲冤枉。再趁着那样美妙娇柔的容貌身体，直似一枝带雨梨花。暗忖这苗女虽然无耻，竟会这等情痴，叫人看了，又怜又恨！

南绮正看着元儿怎么答话，真真早喝道：“几曾见过你这等不知羞耻的贱婢，偏不能顺你心意！此时杀你，反道我倚强欺弱。你不是说那师娘厉害，今晚子时要来吗？且容你再活半日，等我今晚擒到天蚕仙娘师徒，再行一并处死便了。”

纪光本恐众人将榴花杀死，事情闹大，益发不可收拾，闻言才略放了点心。暗忖这几个少年男女，虽都是仙人门下，毕竟仍有些气盛。听榴花之言，天蚕仙娘今晚必定大举来犯，万一有个闪失，那还了得？想了想，事在紧急，从权为是。一面用眼色授意纪异不可多嘴。暗将那块信香取在手里，抽空遁向后屋，放在檀香炉内。少时无名钓叟前来，众人若问，只好撒个谎，说是在众人未回以前点的。

等到点燃出来，真真已经有了觉察。便问道：“老先生焚香求救么？听适才贱婢之言，只恐无名钓叟也未必能分身来此呢！”纪光闻言，脸上一红还未及回话，忽听榴花狂呼道：

“我已被恶人捉住，你千万来不得。我也不愿活了，你快去求仙娘给我报仇罢。你怎么还不听我的话呀，你千万来不得呀！”

说罢她又朝着真真哭求道：“我姐姐玉花自从那瞿商被老鬼引走，坏了婚姻，终年以泪洗面，苦已受尽。她本来不见生人，不问世事，这次都是我连累了她。早晨差点被火烧死，后来逃了回去，说天下男子十九薄情寡义，既不相爱，何苦勉强学她的样，自寻苦恼。再三劝我死了这条心，不可前来涉险。是我不听自取其辱。

“她现在知我被困，要赶来替我一死。如今人在路上，已快来到。她本领虽比我大，也不是你们的对手。她今此来原无

恶意，无奈你们都是心辣手狠，无情无义。她来正好送死，我连用传音之法拦她不住。我死不足惜，只不愿无故又害了她。我也不希罕你们放我，只求你们快快下手将我杀死，断了我姐姐舍身相代的念头。我就做鬼，也得闭眼。”说时急泪交流，恨不能当时寻一自尽才称心意，偏是身子受了真真的法术禁制，动转不得。

待不一会，果见对湖岸山道中，飞也似跑来一个苗女。到了湖边，高喊了一声：“妹娃子，莫伤心，姐姐替你来了！”说罢，一条红线隔湖飞来。到了众人面前落下，现出身形，正是玉花。仍和先前南绮所见的装束一般，只没带着兵器。一见榴花被法术禁倒在地，神情狼狈已极。忍不住一阵心酸，飞扑上去，抱头痛哭道：“妹娃子，我娘死时再三嘱咐我，说你人好，容易受骗，叫我好生照看着你。你如死去，我怎对得住娘呢？汉人多没天良，我自那姓瞿的被老鬼引去，活着也无什意味。不如由我和他们商量，替你一死，我姐妹两个都好。你如执意不肯，那我只得陪你同死了！”

榴花闻言，又哀声哭劝玉花，两人只管哭诉不休，也忘了身当险地，仇敌在侧。众人俱不料苗女竟有如此至性，见她这等同胞情深，骨肉义重，不由动容，起了怜悯之心。正不知如何发放才妥，猛见真真倏地秀眉一耸，怒叱道：“两个丫头既然甘为情死，用不着你推我让，待我来打发你们，一同上枉死城去！”说罢，手指处，一道剑光直往二女头上飞到。

榴花原是卧在地上，不能站立。见敌人翻脸，迳下毒手，便高声大叫道：“要杀杀我。放我姐姐回去，等她取了法宝兵器前来。”言还未了，玉花一见飞剑临头，只喊得一声：“饶我妹子！”早纵身迎上前去面无惧色，大有视死如归之慨。

这里元儿、南绮见真真忽然飞剑出手，俱觉心中不忍。猛

又听一声：“姐姐且慢！”一道寒光带起一条人影，直向真真的飞剑迎去。一看那人正是纪异。这一来把两人提醒，元儿首先飞剑上前，南绮也跟着飞剑出去拦截。只花奇一人在旁憨笑道：“今番两个丫头得活命了！”声甫歇，真真剑光已自撤回。指着玉花姐妹说道：“看你二人虽然无耻，却也有几分义气。我今放你二人回去，叫那天蚕妖女速来纳命。如果过了今晚，天明不敢前来，明早我便寻上门去。”

玉花惊魂乍定，看出禁法已撤，忙扶榴花起立。当时并不逃走，略微定了神，慷慨说道：“我死活本没放在心上，你休以此吓我。只是你放了我妹子，有些感激罢了。我们虽是苗人，最重信义，尤其是恩怨二字看得分明。我们不过情爱比你们汉人专一，怎叫没有羞耻？我此来本打的是毁身报仇主意，满想拿话激你们，将我妹子放脱了身。等你们一杀我，便中了我的道儿。”

“实不瞒你说，我家中已设下蛊坛，由我刺了心血，喂了蛊神，交三妹义儿代为主持。我自己带了一身恶蛊前来，早在过湖之际下在水里，不消多时，这沙洲上便到处密布，我这一死，义儿那里便即知晓，蛊神立时发动。”

“这蛊不比平日误服之蛊，一经发动，如影随形，并且不易被人发觉。此乃我仙娘秘传最恶毒的大法，专在人睡眠入定和不知不觉之际，乘隙而动。只要被它钻入骨髓，便是神仙也难得救，我这人此时生趣已绝，原不愿活，怎耐死后妹子不肯独生，只得陪她受些年罪。”

“偏偏我们已落你手，偏肯轻放，总算与我姐妹有恩，怎能再下此毒手？再者你们俱会法术，我如不死，少时蛊一现形，易为你们觉察，未必能伤着你们。仍由我收了去，以报不杀之恩，也省却你们许多手脚。”

“至于传话给仙娘一层，一则她今晚子时前后必来报仇无疑，无须前去招呼；二则到此为救妹子，再者又是行那毁身报仇之计，尚还有话可说？说我妹子一念情痴，背了她来约你们逃避，又为你们所擒，更丢了她的颜面。已经犯了百死难赎之罪，怎敢再去相见？我姐妹一回去便须设法避祸，连夜逃出三百里外，觅地潜伏，方能活命了。”

说时，那榴花只管拉着她的手臂，依依哀哭，一言不发。一双泪眼不住向元儿膘去，好似情热犹炽。众人只顾听真真说话，元儿倒被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又不便喝破，只得拉了纪异，假作取物走向室内。真真却把双目注定玉花，不住冷笑。容她把话说完，正在禹步行法，将所放恶蛊收走之际，猛喝道：“且慢动手，你以为你那恶蛊厉害么？你先站过一旁，我让它先现出形来你看！”

玉花闻言，便停了手，面现惊疑之容。真真便请众人稍微退后，说道：“昔日随侍家师，曾说生平各异派中能人俱都会过，只未和养蛊的人打过交道。我一时无心中问起恶蛊怎样制法？家师便教授炼了几样法宝，一直未曾用过。今趁妖女未来以前，且拿它试手，看看有效与否？”

说罢，便从囊中抓了一把似针非针之物往前掷去。手扬处便有千万道银雨直射湖中。那湖水先似开了锅一般飞珠溶沫，波涛飞涌。正在这时，耳边似听玉花失惊“噫”了一声。纪异被元儿拉进室去，纪光花奇俱都面向湖中，不曾在意。只南绮心细，时刻注意玉花举动。见银光飞去湖中波涛飞涌之际，玉花伸手入怀摸索了一下。又用姆指和中指弹向空中。虽不见有什么东西，知是弄鬼无疑。因真真词色甚是自满，只得静以观变，并未给她叫破。

约有半刻工夫，真真忽大喝一声，将手一招。湖中浪花开

处，千万丝银光忽又贴波飞起。每一根银丝上，大都钩着一条赤红晶亮、似蚕非蚕、细裁如指、长有三尺的恶虫，朝岸前直驶过来。下映湖波，幻成一片异彩。

真真回头向玉花道：“我知此蛊与你生命关连，要死要活，快快说来。”说时心中得意，以为玉花必要哀声求告。谁知玉花答道：“此蛊均系化身，死活随你的便。我的本命元神已在你行法时遁走，你虽有法力，也未必能擒得他住。只是我仙娘已派人出来寻找，恐半途撞见不便，尚未离开这里便了。”真真见她神色自如，料是所言不差。方自惊愧，玉花忽然狂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晕倒在地。

榴花忙伏身看了一眼，大哭道：“你们既然放我姐妹，如何又下此毒手，用法宝把她元神禁住？率性连我杀死，也倒痛快！”说罢，抱着玉花尸身痛哭起来。真真好生不解，喝问道：“我既允放你们，岂能失信？她不是说元神已经遁走了么？怎的又会如此？”

榴花哭诉道：“你们害了人，还要装模作样么？她因见你们用法宝去拘金蚕，恐遭毒手。元神本已逃走，不知哪个，用什法儿又将她元神捉了去。此时如能饶她放了还好，再过一个时辰，便七窍流血而死了。”说时，哭得甚是凄惨。

纪光忙问众人可有什么作为，俱答无有，好生惊讶。方疑是无名豹的暗中前来将她元神收禁，榴花猛一眼看见元儿纪异自室中走出，手里持着一个网兜，里面隐隐放光。狂喊一声：“你这狠心肠的小鬼，连我也一起杀死了吧！”一面哭说，忽然从地上纵起身来，朝元儿飞扑过去。

南绮见她拼命，恐有差池，一纵遁光，追上去拦住前头，迎个正着。喝一声：“休得无礼。”手起一掌，便将榴花打倒在地。榴花还要挣扎上前时，真真已赶过去，一把将她拉住。

榴花哪里敌得过真真的神力？急得双足乱迸，哭喊道：“你们还赖，你看我姐姐的元神不是在小鬼的网里面么？”

这时南绮方得看清元儿手中所持，乃是那面千年金蛛丝结成的网兜。内中网着一条金红色，似蚕非蚕的长虫。便问元儿哪里网来？元儿道：“我两人去到室中闲谈，纪弟见我们行装上插着这个网兜，无意之间取将下来，问有何用。我便对他说起，遇见长人兄妹，怪蟒报仇，吐丹敌剑，全仗此网获胜之事。话还没有说完，纪弟拿着它一舞，忽见金红光华一亮，网着这么一条怪虫。适才我看那苗女说湖中下蛊，少时上岸，到处密布，便猜是那话儿。刚接过来看了看，闻得外面苗女哭声，正出来想问个明白，给你们看呢。”众人方才恍然大悟。

真真笑道：“难怪榴花说我背信食言，杀她姐姐。原来是她自投罗网，这也怪人不得。此网非丝非麻，如此厉害，想是多年蛛精吐丝所结的了。”

南绮道：“妹子也不知它的来历用处，只在得它之时，曾听一异派中人说此网乃千年金蛛之丝结成。有一次我和元弟遇一怪蟒，口喷丹元，我二人法宝飞剑俱难伤它。多亏此网网去它的丹元，才行伏诛，想必有些用处。”

真真道：“这两个苗女倒也同胞情长，但是此网并无收口，何以它一进去，便难逃出？二位道友可有什解法么？”

南绮道：“此网粘腻坚韧，飞剑难断。遥网空中飞鸟，无论多高，百不失一。也用不着什么收放之法，每次网到禽鸟，只须里面倒转，便可脱落。且看此女命运如何？”说罢，从元儿手中要过网兜，翻过来一口真气喷去，那网便倒了个底面。那蚕已是奄奄一息，兀自粘在网上，半晌方行缓缓脱落，蠕伏在地。

榴花忙跑过去，口里也不知念什咒语，一面不住连连嘘

气。又过有半盏茶时，那蚕才一闪一闪地放着光华，蠕蠕蠢动，往玉花身旁游行过去。榴花忙又跑向玉花身旁，解开她的衣服，露出欺雪赛雪、嫩馥馥的酥胸，口里念咒愈急。

不消片刻，那蚕游上身去，蟠在玉肌上面，将头昂起，便有七根细如游丝的红线喷将出来，射入玉花七窍之中。榴花方住口，转悲为喜，伏在玉花耳边喊了两声“姐姐”。又从怀中取了一块丹药，塞入口内，接着便听玉花呻吟了两声，拉着榴花的手，怯生生坐将起来。

玉花一睁眼看见那条本命蚕，刚失惊“噫”了一声，榴花忙用苗语，偷眼看着纪光，咕咕呱呱说了几句。纪光听出是那蚕已受了重伤，须借人精血培养，在腹中修养数日，方能复原。这种修炼成形的恶蛊，最耗损人的精血，轻易也不放入腹内。玉花也是死里逃生，恐难禁受，意欲代她吞入腹内之语。

正说之间，玉花更不答话，猛将樱桃小口一张，那蚕身子忽然暴缩，好似长蛇入洞一般，丝的一声迳往玉花口中钻去。榴花哭道：“姐姐你这样，师父他们定在路上，我们怎逃得脱呢？就逃出去还不是死么？我真害了你了！”说罢，又痛哭起来。

玉花虽然醒转，神气甚是委顿，见榴花悲哭，便也流泪说道：“妹儿你莫哭，这都是我两姐妹命苦，才都搪上这等事。说做什么？我们伎俩已穷，既承人家不杀之恩，总算暂时捡回了两条命。这里不是久待之所，丑媳妇难免不见公婆，这一耽搁，哪里还能逃得脱？师娘想必还能恕我，且等见了面，我再代你苦苦求她，饶你一条活命吧！”

榴花哭道：“你难道不知师娘平日的心有多狠么？一个说不好，连你也是难免一死。死都不怕，要被他拿去祭了天蚕，休说永世不得超生，那么久的苦痛怎能忍受？依我之见，还不

如求那薄情小鬼，将我两姐妹用剑杀死，还少受许多罪呢！”

玉花略一沉吟道：“我两人虽然九死一生，难得幸免，三妹义儿如在此时逃走，还来得及。幸而我来时，指给他好几条路，叫他见机行事。最末一条路，便是如果我过时不回，堂前神灯不灭，便是敌人畏惧师娘，听了我们的话，相约同逃。只一听见我假作命他通灵求救的传音信号，即时收了法坛，带了我二人的神座，速往东北，连夜遁走。投奔瞎婆婆那里，安身躲避，我们随后自会寻去。师娘即使听见我们传音，必要等义儿通灵告禀，万不料是缓兵之计，我们正可借此逃走。

“这原是行时偶然动念，明知决无这等便宜的事，不过精作万一打算，不料居然用上。我两人命运难测，义儿当可活命。如今时机紧迫，且等我将他引走，保全一个是一个，再打主意。省得过湖一个不巧，遇上同门姐妹兄弟们，再想支他走，就来不及了。”说罢，披散秀发，两手撑地，倒立急转，口中喃喃不绝。约有片刻工夫，忽然将嘴贴地啞啞呱呱两声，然后与榴花一同向地下偏头贴耳静听。

又过有顿饭光景，才行起去，互相低语了几句。愁眉泪眼地走向真真面前，方要张口道别，真真已抢口说道：“你两个想走哪里去，过湖不远便是个死。你看你们的来路上，那是什么？”

玉花姐妹起初急于行法传音，使义儿遁走。等到用地听法一听，义儿已在如言办理。原不知义儿另有能人解救，听时适逢其会。还以为义儿机警，动作神速，直听到他收法从容遁去，才放了点心。打算匆匆向真真等告别，过湖冒死逃命，没有注视到别处。闻言才往来路上定睛一看，入湖的那一座尖谷，连同其他两面都远远有金星飞舞，知道天蚕仙娘已经下了辣手，行使最恶毒的法术，恰好将这湖洲三面出路全都封锁。

非是怨毒愤恨到了极处，不会这等施为。想起前年亲见恶蛊嚼吃生人惨毒之状，不由吓了个心胆皆裂！一同“暖”了一声，半晌，说不出话来。

隔了一会，玉花微一定神，眼含痛泪，抱着榴花说道：“看神气，师娘已经怒发难解，我等生望已绝。好在法坛已撤，我们虽死，不会害人，且待我嘱咐他们几句，依你所说，一同死了倒也安心。”

众人先见她二人抱头痛哭，相依为命的苦态，早就动了怜悯。只为真真在前，又知蛊情。须得由她发落，方免后患，不便开口。及见真真颇有相救之意，自是赞同。尤其南绮童心犹盛，先因榴花不顾羞耻，执意要嫁元儿，本甚厌恶。后见她姐妹同命惨状，渐渐转憎为爱。后听她要寻自尽，忙拦道：“你们不要惊慌寻死，这位毕仙姑的道法高深，必能救你二人活命。”

真真也接口道：“你二人一念情痴，却也可怜。我做好人做到底。你过湖固然难于幸免，如若在此暂避，还怕怎的？休看天蚕妖女厉害，也未必能是我们对手。即使万一我们敌他不过，也带了你们二人同逃，如何？”

榴花闻言，自是惊喜交集。玉花却慨然道：“我本不愿求活，实因我妹子惨死，无以对我死去的亲娘，不得不苟延残喘。起初元神不伤，尚可逃走；此时过湖不远，定遭罗网。适才看出诸位仙姑法力，就以擒我元神的宝网来说，天娘虽然厉害，已难近身。明知只有留此不去，或能保全性命，但是以敌为友，从无此理，怎能启齿？这一来方看出你们汉人到底量大。”

“我师娘平日为恶多端，我们每隔三年，便要与她献上一对童男女，先还不曾在意。自从前年亲见她用人喂蛊嚼啃惨

状，已是惊心动魄；她还嫌我姐妹所养之蛊没有吸过童精之血，不如我那义弟厉害；将来遇见能手，必为门户之羞。屡次催促害人，实非所愿，加以年贡繁苛，力又不足。既在门下，除死方休，无法摆脱。稍有违犯，便有粉身碎骨之祸，终日愁虑，莫可如何。此番蒙诸位仙姑相救，固是感激。幸得活命，情愿拜在仙姑门下，改邪归正，不知可能允否？”一面说，早拉了榴花一同跪下，拜谢不已。

真真忙拉起道：“只你二人能改邪归正，不患不得善果。我们自己功行未完，怎能收徒？且等事完之后，遇机给你引进便了。这半日工夫，你们已饱经忧患险难。桌上现有酒食，可随便饮用一些，到室中歇息歇息，再来相助我们除害吧！”玉花道：“仙姑赐我们饮食，自然拜领。如与师娘为敌，休说不是对手，即便知道一些破解之法，她虽为恶，既是我姐妹义母，又是师父，宁死也难奉告，望仙姑宽恕才好。”真真道：“这也难怪，随你们自便罢。”

玉花姐妹一些也不作客套，就桌上设的酒食用了些，便请纪光指一僻静所在，暂作隐身之用，众人俱不知何意。因隔岸金星飞舞，容如繁星，渐飞渐近，相隔至多不过一二十里，算计强敌将临，一心观变，准备迎战，也未管她，迳由纪光领她去讫。

一会纪光去了回来，说玉花姐妹神情很是害怕，连引她走遍各室，都说不能为藏身之用。可是每去一间，必从身上抓了一把洒向室内，只看不出是什么东西。问她便满面惊慌，哀求勿问。自己虽然久居苗疆多年，颇知巫蛊之事，也不知是何用意。最后把她引到那昔日藏纪异胞衣，曾被毒蛇盘踞，现已长满毒菌，腥湿黑暗，叫人无法存身的岩洞以内，才面有欢容，不住称谢地躲了进去。因她举动诡异，不知她的居心好

坏，意欲请大家去往各室查看有无奸谋。

真真笑道：“这两个丫头不但处境可怜，神态也甚光明。她此时不过畏那妖女过甚，避祸心切，恐毒蛊厉害，我们防御不了，故布疑阵，以为免害之计，决无暗算之心，无须多虑。倒是她已知我们能力，还要如此惊慌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她尚念着母师之情，不肯泄漏机密。闻得恶蛊，凡能通风之处，便可侵入。无声无形，常人遇上，非到受了害才行知觉。尤以她本门中人，心神相通，受害更甚。妖女到来，我们固然无妨。万一她已投在我们护翼之下，仍是受了侵害，不特这口气不出，岂不叫外人笑话！”

南绮闻言，本想将那彩云仙障放起，去将玉花姐妹存身的岩洞护住。因真真言语动作俱是独断独行，一些也不客气，安心要看看她的本领如何，只留神保住元儿一人，自问绰有余裕，懒得再管闲账。话到口边，又复忍住。

花奇也是早料出妖女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真真道力高强，法宝厉害，虽所深知，南绮元儿，既和妖女会过，也能应付，但是这里还有纪光、纪异祖孙，到底比平常人强不了许多，小有妨害，便首当其冲。纪异是骨肉之亲，平时情感极厚，比起寻常姐弟要胜得多。既然护他，势不能不管纪光。于是便打点动手之时，由真真、南绮、元儿三人前去应敌，自己保护纪光祖孙。

她却未料到南绮存有私心，不到真真有了败意之时，决不认真上前。以真真、南绮等四人的能力，合敌妖女本占上算。只缘真真稍事骄敌，目中无人，把四人分着三起，结果虽然获胜，可是出了好些乱子。如非吕灵姑和女昆仑石玉珠赶来解围，纪异必身受重伤，玉花姐妹几乎身遭惨死。真真闹了个没脸，看出南绮先时有些袖手旁观，直到恶蛊伤人，方行出力，